

中国文言小说

百部经典

主编 史仲文



北京出版社

夷坚乙志卷第十二

真州异僧

金华范茂载渭，建炎二年以秀州通判权江淮发运司干官，官舍在仪真。方剧贼张遇寇淮甸，民间正欢。范泊家舟中，而日诣曹治事。其妻张夫人，平生耽信佛教，每游僧及门，目所见物，悉与之，不少吝。郡有僧，鸣铙钹行乞于岸，呼曰：“泗州有个张和尚，缘化钱修外罗城。”张邀至舟所，僧于袖间出雕刻木人十许枚，指之曰：“此为僧伽大圣，此为木叉，此为善财，此为土地。”命之笑，则木人欣然启齿，面有喜色。取一儿枕鼓而寝者以与张，曰：“此僧伽初生时像也。”又以药一粒授张，戒使吞之。张施以紫纱皂绢各一匹，僧甫去。范君适从外来，次子以告，问何在，曰：“未远。”遣人追及，将折困之，僧殊不动容，索纸书“十”字者二，又书“九”字及“徐”字于下，以付范，即去。张氏取药欲服，而其大如弹丸，不可吞，乃命婢磨碎，调以汤而饮之。明日，僧复至，问曰：“曾饵吾药否？”以实对。僧叹咤曰：“何不竟吞之而碎吾药，然亦无害也。”后两日，贼船数百渡江而南，将犯京口，最后十余船，独回泊真州，杀人肆掠。是时岸下舟多不可计，舳舻相衔，跬步不得动。范氏之人无长少皆登津散走。张以积病不能行，与一女并妾宜

奴者三人不去，但默诵救苦观世音菩萨，时正月十四日也。一贼登舟，从蓬背搯矛入^①，当张坐处，所覆绵衾四重皆穿透，刃自腋下过，无所损。贼跳入中，又举矛刺之，出两股之间，亦无伤焉。贼惊异，释仗问曰：“汝有何术至是？”曰：“我以产后得病，故待死于此，但诵佛耳，安得术哉？家藏金银一小篋，持以相赠，幸舍我。”贼取之而留其衣服，曰：“以为买粥费。”去未久，又一贼来，持火药罐发之，欲焚其舟，未及发，而器坠水中，亦舍去。俄顷，两岸火大起，延及水中。范氏舟缆已熬断，如有牵挽者，由千万艘间，无人自行，出大江，茫不知东西，唯宜奴扶柁，夷犹任所向，及天明，则在扬州矣。范之弟茂直为司农丞，从车驾行在，即挈取之。是日，一家十四口，数处奔迸，并集于扬，不失一人，方悟碎药无害之说。使如僧言吞之，当无惊散之苦矣。范归乡，因溺水被疾而殁，正年三十九。葬于婺，买山于徐家，尽与纸上字合。僧不复见，而所留木儿亦不能动。其后张夫人沉疴去体^②，寿七十乃终。其子元卿端臣说。

章惠仲告虎

成都人章惠仲与其妹婿丘生，绍兴二十六年，以四川类试中选，同赴廷试。未出峡，舟覆于江，丘生死焉，章仅得免。既赐第，调井研县主簿。还至峡州，得家书报其弟病死，章茹哀在道，兼程而西，跨羸马，倩一川兵挈囊以随。过万州，日势薄晚，犹前行不已，遂坠崖下，去岸十余丈，遍体皆伤，不可起。俄有虎至，奋而前，衔其髻，欲食。章

窘怖，呼而言曰：“汝虎有灵，幸听我语。吾母年八十矣，生子二人，女一人。往年妹婿死于水，今年弟死于家，独吾一身存，将以微禄充养。今汝食我，亦命也，无足惜，奈吾老母何？”虎自闻其言，已释髻，低首为倾听状，语毕，即舍去。盘旋其傍，若有所捍御。夜过半，章痛稍定，睡石上，梦人告曰：“天欲晓，可行矣。”觉而已明，攀危木寸步而上。及登岸，马犹立不动，遂乘以行，告敕皆在身，但囊橐为兵携去。章赴官满秩而母亡，未几，章亦卒，乃知一念起孝，脱于死地，专为母故也。异类知义如此，与夫落陷阱不引手而挤之下石者远矣，可以人而不如虎乎！

大散关老人

政和末，张魏公自汉州与乡人吴鼎同入京省试。徒步出大散关，遇暴雨，而伞为仆先持去，无以障，共趋入粉壁屋内避之，败宇穿漏，殆不容立。望道左新屋数间，急往造焉。老父出迎客，意色甚谨，纵观客容貌举止，目不暂置。二人同辞而问曰：“老父岂能相乎？”应曰：“唯唯。”魏公先指吴生扣之，笑曰：“大好大好。”而不肯明言。吴生指魏公曰：“张秀才前程如何？”起而答曰：“此公骨法，贵无与伦。异日中原有变，是其奋发之秋，出将入相，为国柱石，非吾子可拟也。”二人皆不以为然，会雨止，即舍之去。明年，魏公登科，吴下第，公送之出西郊，临别谓曰：“君过散关时，幸复访道傍老父。”吴虽不乐父言，然亦欲再谒休咎。及至昨处，唯粉壁故在，无所谓新居者。询关下往来人，皆莫知。魏公既贵，为川陕宣抚处置使，吴犹布衣，以公恩得

一官，竟不显。

肇庆土偶

郑安恭为肇庆守，有直更卒每夜半见城上亭中火光，往视之，乃十余人及小儿数辈聚博。卒有胆，不惧，戏伸手乞钱，诸人争与之，几得三千以还。明日验之，真铜钱也，不以语人。次夕又如是。遂赂掌宿节级，求专直三更，所获益富。逾两月矣。会军资库失钱千余缗，并银数百两，揭榜根捕。或告云，此卒近多妄费，又衣服鲜明，可疑也。试擒之，诘其为盗之端。不能隐，具以实言。郑意必土偶为奸，乃系卒使人部往，遍索诸庙。至城隍庙中，有土偶，状貌类所见者。碎之，腹中得银一笏，尽剖之皆然。因发地，凡偶人下，各得数十千，合此卒用过之数，更无少差。即尽毁偶像，其怪遂绝。

韩信首级

席中丞晋仲旦，政和中为长安帅，因公使库颓圯，命工改筑，于地中得石函一，其状类玉，盖上刻“韩信首级”四字，乃篆文也，其中空无一物。即徙于高原，祭而掩之。朝奉郎郑师孟说，郑与席为姻家。

江东漕属舍

江东转运司在建康府，三属官廨舍处其中，其最北者，相传有怪，前后居者多不宁。隆兴二年，陈阜卿为守，湖州通判方释之送女嫁其子，馆是舍。见东窗壁间人影杂沓，谓墙外行人往来，不以为异。如是者终日，试往就视，则人物长不满尺，骑从甚盛，如世之方伯威仪，驰走不绝。方君惧，即他徙。赵善仁独不信，故往宿焉。中夜，闻呼其姓名，晨起，求巾帻衣服，皆不见，乃尽悬于梁上，皇恐而出。郡人言，此地昔尝为庙云。

王晌恶讖

王晌神道在京师时，从妙应大师问相，得两句偈曰：“姓名不过程家渡，出郭犹行十里村。”绍兴丙子岁，罢当涂守。在宜兴县，又从达真黄元道求诗，其末句曰：“巽岭直下梅家店，福禄难过丑年春。”会江东提举官吕忱中发其在宣城时事，置狱广德军，所按无实状，狱不成，移鞫徽州。出广德南门，过一岭，问其名，曰：“巽岭。”固已不乐。至渡头客舍小憩，则“梅家店”也。矍然恶之，不觉堕泪。同行士人卫博宽释之，少解。命仆具酒，老兵就户限椎鹿脯，晌责其不洁，兵恚曰：“此与建康府不同，何足校！”晌忿其不逊，盛怒，酒杯落地，即得疾不起，时丁丑年正月九日也。渡曰“程家渡”，去广德恰十里。

秦 昌 时

秦昌时、昌龄，皆太师桧从子。绍兴二十三年，昌龄官观满，将赴调，见达真黄元道，戒曰：“君寿命不甚永，然最忌为宣州官，若得之，切不可受，受必死。”既而添差宁国军签判，不欲往，具以事白其叔父。叔父诘责之，遂受命。以九月十八日至家，五日而死，竟不及赴官。昌时自浙东提刑来会葬，闻达真在溧阳，往见之。达真曰：“今年葬签判，明年葬提刑，吾将往会稽奉送。”昌时怒且惧。明年十二月十二日，果访之于会稽，取纸写诗，有“二五相逢路再迷”之语。昌时曰：“寿止二年或五年邪？”曰：“否。”“二月或五月邪？”曰：“否。”“然则但二日五日乎？”曰：“恐如是。”时会稽守赵士彩、提举常平高百之皆在坐，密问曰：“提刑方四十五岁，精爽如此，何为有是言？”曰：“去岁见之于溧阳，神已去干，曾与约送葬。寿夭，定数也，何足讶？今不过七日耳。”是月十八日，昌时具饭，召百之及其婿冯某，达真在焉。昌时坐间取永嘉黄柑，手自铨择。达真随辄食之，食数颗，又擘其余掷之地。昌时以情白曰：“叔父生朝不远，欲持以为寿，愿先生勿相苦。”达真嘻笑曰：“自家死日不管，却管他人生日。”左右见其语切，皆伸舌缩颈。昌时不乐，顾百之及冯婿，招之出，自掩关作书，嘱虞候曰：“若黄先生寻我，但以睡告。”虞候立户外，忽闻笔坠地，入视之，已仆于胡床，涎塞咽中革革然。其家呼医巫络绎。妻詹氏泣拜达真求救，笑曰：“吾曩岁固言之，今日专来送葬。命止于此，虽扁鹊何益？善视之，三更当去

矣。”至时果死。

成都镊工

政和初，成都有镊工，出行廛间，妻独居。一髻髻道人来，求摘髭毛^①，先与钱二百。妻谢曰：“工夫不多，只千金足矣。”曰：“但取之，为我耐烦可也。”遂就坐。先剃其左，次及右，既毕，回面，则左方毛已茁然，又去之，右边复尔，如是至再三。日过午，妻不胜倦厌，还其钱，罢遣之。夫归，具以告，夫愠曰：“此必鍾离先生也，何为拒之！正使尽今日至明日为摘髭，亦何所惮！吾之不遇，命也。”即狂走于市，呼曰：“先生舍我何处去？”夜以继日，饥渴寒暑皆不顾，如是三四年，遍历外邑，以至山间。逢樵人弛担，樵诘之曰：“汝何为者？”告以故。樵者曰：“此神仙中人，彼来寻君则可，君今仆仆一生，亦何益？吾虽至愚，然闻得道者，非积阴功至行，不可侥幸。吾有秘术授君，君假此辅道，摩以岁月，悦遂如愿。”戏拔茅一茎，嘘之，则成金钗，谓工曰：“试用我法为之，当有济。”工曰：“此皆幻术，不足学。我所愿，则见先生耳。”樵者曰：“君未见其人，正遇之，何以识？”曰：“询于吾妻，得其貌，已图而置诸袖中矣。”樵者曰：“然则君三拜我，我能令君见。”工设拜。拜起，樵问曰：“视吾面何如？”曰：“犹适所睹耳。”再拜，又问，至于三，视之，无复樵容，俨然与所图无少异。曰：“汝直至诚求道者。汝哀号数年，声彻云汉间，上帝亦深怜汝志，故令吾委曲唤汝，汝从我去。”遂与俱入山中。后二年还乡，别其所知而去，至今不再出。

武夷道人

建州崇安县武夷山，境像幽绝，中临清溪，盘折九曲。游者泛舟其下，仰望极目，道流但指言古迹所在，云莫有登之者。绍兴初，有道人至冲佑观，独欲深入访洞天，经数月，寻历殆遍，无所遇。忽于山崦间得草庵，有道姑屏处，长眉红颊，旁无侍女。问其来故，谓曰：“洞天有名无形，相传如是，吾处此久矣，不见也。”道人曰：“业欲一往，要当尽此身寻之。”时天色阴翳，日已暮，姑邀宿庵中，道人谢曰：“子妇人独居，于义不可。”曰：“非有他也。兹地多虎狼，恐或伤君耳。”竟不肯入，危坐于户外。夜未久，果有虎咆哮来前。姑急开门呼之，答曰：“宁死于虎，决不入。”少焉又增一虎，咆哮愈甚。姑又语之曰：“此两黑虎性慈仁，余皆搏人不遗力，君将为齏粉矣。”道人守前说，不为动。俄而五虎同集，衔其头足以往，才十数步，掷于坡下而去。体无少损，遂坚坐达明。姑延入坐，嘉叹曰：“子有志如此，非我所及。洞天盖去此不远，然尚隔深渊，渊阔十余丈，惊湍怒流，但一竿竹横其上，非身生羽翼不可过，亦时时有双髻樵人往来。子试往，幸而相遇，当拜而问涂，不然，无策也。”既至，溪流汹涌崩腾，木石皆振，弱竹袅袅，不可著脚。适逢樵者出，乃前再拜。樵者矍然退避曰：“山中野人，采薪以供家，安敢当此？”具以所欲拱白之。樵始秘不言，既而曰：“谁为君道此？”曰：“闻诸庵中女。”樵怒曰：“多口老婆，妄泄吾事。”令道人闭目，挽其衣以行。觉如腾虚空，云龙出没，濒洞两耳间。既履地，乃在平冈上，

宫殿崔嵬，金铺玉户。一人碧冠朱履，顾左右曰：“安得有凡气？”道人趋出稽首，碧冠叱曰：“谁引汝来？”以樵者告。即遣追至前，袒其背，以铁拄杖鞭之三百六十，血肉分离，骨破髓出，道人亦战惧。碧冠曰：“洞天乃高仙所聚，汝何人，乃得辄至？贯汝罪，宜速回，积行累功，他时或可来。”命取水一杓饮之，中有胡麻饭一颗，饮水毕，嚼饭，咀嚼移时，仅能食三之一，腹已大饱。碧冠笑曰：“汝食吾饭，一粒尚不能尽，岂得居此？”遂还。至崖下，见被杖者呻痛草间，曰：“坐汝至此。吾方被谪堕，不知经几百劫乃得释，汝去矣。”归涂不复见溪，安步长林，而足常去地寸许。回望高山深谷，窅非昨境，道姑与庵亦失其处。遂栖于岩石中，至今犹在。黄元道七八年前曾见之，云山东人也。

龙泉张氏子

处州龙泉县米铺张氏之子，十五岁。尝携鲜鱼一篮，就溪边破之。鱼拨刺不已，刀误伤指，痛殊甚，停刀少憩。忽念曰：“我伤一指，痛如是，而群鱼刮鳞剔腮，剖腹断尾，其痛可知，特不能言耳。”尽弃于溪。即日入深山中，依石窠以居，绝不饮食。父母怪儿不归，意其堕水死。明年寒食，乡人游山者始见之，身如枯腊，胸瘠见骨，然面目犹可认，急报其父母来，欲呼以归。掉头不顾，曰：“我非汝家人，无急我！”父母泣而去。后十年，复往视，则肌体已复故，颜色悦泽，人不知所以然。今居山二十余岁矣。

【注释】

①搯（zhèn，音镇）：用刀剑刺。

②疴（ē，音阿）：病。

③衫（ěr，音耳）：多须貌。

夷坚乙志卷第十三

刘子文

刘总，字子文，绍兴初为忠州临江令。秩满，寓居邻邑垫江县，有子曰侍老，六岁矣。子文忽见其乳姬旁有小儿，长短与侍老相似，意其与外仆私通所生者，以咎其妻。妻李氏，痴懦不能治家，然知为妄也，应曰：“无是事。”子文怒，时已苦股痛，常策木瓜杖，即扶妻背使出，往白其母。母曰：“儿误闻之，安得有是言？”子文嗟恚曰：“吾母尚如此，复何望？”归舍，以果诱侍老曰：“尔乳母夜与何人寝？其儿为谁？”侍老愕然不能对。子文遽前执其手，攫拿不置，左右急救之，犹败面流血。遂呼姬逐去之，曰：“汝来我家数年，儿亦长矣，乃以奸秽自败。以吾儿故，不忍治汝，汝好去。”姬泣拜出，子文目送之，笑语侍人曰：“渠儿已相随出门，丑迹俱露，而家人共蔽匿之，何也？”众知其将病，不旬时，果被疾死。病中时自言：“我数与太守争辩不得，汝非不知，何为相守不去？”后其弟绌云：“子文为夔州土曹日，狱有一囚在生死之间，郡守欲杀之，子文不强争，囚竟死。则病中所见，疑其祟云。”子文，予外姑之兄也。

九华天仙

绍兴九年，张渊道侍郎家居无锡县南禅寺。其女请大仙，忽书曰：“九华天仙降。”问为谁，曰：“世人所谓巫山神女者是也。”赋《惜奴娇》大曲一篇，凡九阙。“（其一曰）瑶阙琼宫，高枕巫山十二。睹瞿塘千载，滟滟云涛沸。异景无穷，好闲吟满酌金卮。忆前时，楚襄王曾来梦中相会，吾正鬓乱钗横，敛霞衣云缕。向前低揖，问我仙职。桃杏遍开，绿草萋萋铺地。燕子来时，向巫山朝朝行雨暮行云。有闲时，只恁画堂高枕。（瑶台景第二）绕绕云梯，上彻青霄霞外。与诸仙同饮，镇长春醉。虎啸猿吟，碧桃香异风飘细，希奇。想人间，难识这般滋味。姮娥奏乐箫韶，有仙音异品，自然清脆。遏住行云不敢飞，空凝滞，好是波澜澄湛，一溪香水。（蓬莱景第三）山染青螺，缥缈人间难陟。有珠珍光照，昼夜无休息，仙景无极。欲言时汝等何知？且修心，要观游亦非大段难易。下俯浮生，尚自争名逐利，岂不省，来岁扰扰兵戈起，天惨云愁。念时衰如何是，使我辈，终日蓬宫下泪。（劝人第四）再启诸公，百岁还如电急，高名显位瞬息尔。泛水轻沤霎那间，难久立。画烛当风里，安能久之？速往茅峰，割爱休名避世。等功成，须有上真相引指，放死求生施良药，功无比。千万记，此个奇方第一。（王母宫食蟠桃第五）方结实累累，翠枝交映，蟠桃颗颗，仙味真香美。遂命双成，持灵刀割来口。服一粒，令我延年万岁，堪笑东方，便起私心盗饵。使宫中仙伴，递互相尤谑^①。无奈双成向王母高陈之，遂指方，偷了蟠桃是你。

(玉清宫第六)紫云绛霄，高拥瑶砌，日光中无限剖列，肃整天仙队。又有殊音，欲举声还止。朝罢时，亦有清香飘世。玉驾才兴，高上真仙尽退，有琼花如雪，散漫飞空里。玉女金童，捧丹文，传仙海，抚诸仙早起，劳卿过耳。(扶桑宫第七)光阴奇，扶桑宫里，日月常昼，风物鲜明可爱，无阴晦。大帝频鉴於瑶池，朱栏外乘风飞。教主开颜命醉，宝乐齐吹，尽是琼姿天妓。每三杯，须用圣母亲来揖。异果名花，几千般，香盈袂，意欲归，却乘鸾车凤翼。(太清宫第八)显焕明霞，万丈祥云高布。望仙官衣带曳曳，临香砌。玉兽齐焚，满高穹，盘龙势。大帝起，玉女金童遍侍，奉敕宣言，甚荷诸仙厚意。复回奏，感恩顿首皆躬袂。奏毕还宫，尚依然云霞密。奇更异，非我君何闻耳？(归第九)吾归矣，仙宫久离，洞户无人管之，专俟吾归。欲要开金燧，千万频修已。言讫无忘之，哩啰哩。此去无由再至，事冗难言，尔辈须能自会。汝之言，还便是如吾意，大抵方寸平平，无忧耳。虽改易之，愁何畏？”词成，文不加点，又大书曰：“吾且归。”遂去。明日，别有一人，自称歌曲仙，曰：“昨夕巫山神女见招，云在君家作词，虑有不协律处，令吾润色之。”及阅视，但改数字而已。其第三篇所云“来岁扰扰兵戈起”，时虏人方归河南，人以此说为不然。明年，渊道自祠官起提举秦司茶马，度淮而北，至鄴阳，虏兵大至，苍黄奔归，尽室几不免，河南复陷。考词中之句，神其知之矣。

法慧燃目

绍兴五年夏大旱，朝廷遍祷山川祠庙，不应。遣临安守往上天竺迎灵感观音於法惠寺，建道场，满三七日，又弗应，时六月过半矣。苦行头陀潘法慧者，默祷于佛，乞焚右目以施，即取铁弹投诸火，煅令通红，置眼中，然香其上。香焰才起，行云满空，大雨倾注，阖境沾足。法慧眼即枯，深中洞赤，望之可畏，然所愿既谐，殊自喜也。后三日，梦白衣女子来，欲借一隔珠，拒不许。二僧在傍曰：“与伊不妨，伊自令六六送还。”既觉，不晓所谓。至七月二十一日，又梦二僧来，请赴六通斋，白衣女亦至，在前引导。法慧问何人，僧曰：“我等施主也。”慧曰：“女人恐不识路，师何不相引同行。”僧曰：“他路自熟。”稍前进，则山林蔚然，百果皆熟，纷纷而坠，慧就地拾果食之，觉心地清凉，非常日比。又俯首欲拾间，女子忽回面掷一弹，正中所燃目，失声大呼而寤，枯眶内已有物若鹅眼，瞻视如初，渐大，复旧。数其再明之时，恰三十六日，始悟六六送还之兆。

蚌中观音

溧水人俞集，宣和中，赴泰州兴化尉，挈家舟行。淮上多蚌蛤，舟人日买以食，集见必辍买，放诸江。他日，得一篮，甚重，众欲烹食，倍价偿之，坚不可，遂置诸釜中。忽大声从釜起，光焰相属，舟人大恐，熟视之，一大蚌裂开，

现观世音像于壳间，傍有竹两竿，挺挺如生，菩萨相好端严，冠衣璎珞，及竹叶枝干，皆细真珠缀成者。集令舟中人皆诵佛悔罪，而取其壳以归。《传灯录》载唐文宗嗜蛤蜊，亦睹佛像之异，但此又有双竹为奇耳。

盱眙道人

绍兴三十年，杨抑之抗为盱眙守。有道人不知所从来，能大言，谈人祸福或中，杨敬之如神，馆于郡治之东斋。每招寮属与共饮，道人时时举目旁视，类有所睹。春夜过半，杨之子恂妇将就蓐，恂出外唤人呼乳医，过东斋，闻道人在室内与客语。及还，又见其送客出，隐隐有黑影自南去，固已怪之，忽前揖曰：“尊公已出厅，吾将往谒。”恂曰：“方熟睡未起也。”咄曰：“灯烛罗陈，宾客满坐，君何以戏我？”恂止之不可，遂还舍。明日，白其父，父犹谓其与异人相过，戒勿轻言。后半月，宿直者早起，斋门已开，而道人不见。急寻之，乃在斋北丛竹间，以带自绞死矣，始知前所见皆鬼祟也。蒋德诚天佑时为通判，亲见之。

牛触倡

桂林之北二十里曰甘棠铺，绍兴十六年，方务德滋为广西漕，桂府官吏皆出迎候，营妓亦集於铺前，散诣民家憩息。一黄犍逸出栏，群倡奔避。牛径於众中触一人，以角抵其腹於壁，肠胃皆出，即死。牛发狂掣走入山，里正与土兵

数十人执弓弩枪杖逐之，凡两日，乃射死。倡之姓名曰甘美。自后风雨阴晦之夕，人皆闻其冤哭声，历数年方止。

严州乞儿

严州东门外有丐者坐大树下，身形垢污，便秽满前，行人过之皆掩鼻。李次仲季独疑为异人，具衣冠往拜，丐者大骂极口，次仲拱立不敢去。忽笑曰：“吾有一诗赠君。”即唱曰：“缘木求鱼世所希，谁知木杪有鱼飞。乘流遇坎众人事。”才三句，复云：“你却不。”次仲恳求末句，又大骂，竟不成章。明年，绍兴甲子岁，严州大水，郡人连坊漂溺，死者甚众，而次仲家居最高，独免其祸，始悟诗意及“你却不”之语。

食牛诗

秀州人盛肇，居青龙镇超果寺，好食牛肉，与陈氏子友善。陈尝遣仆来约旦日会食，视其简，无有是言，独於匀碧笺纸一幅内大书曰：“万物皆心化，唯牛最苦辛。君看横死者，尽是食牛人。”肇惊嗟久之，呼其仆，已不见。旦而询诸陈氏，元未尝遣也。肇惧，自此不食牛。